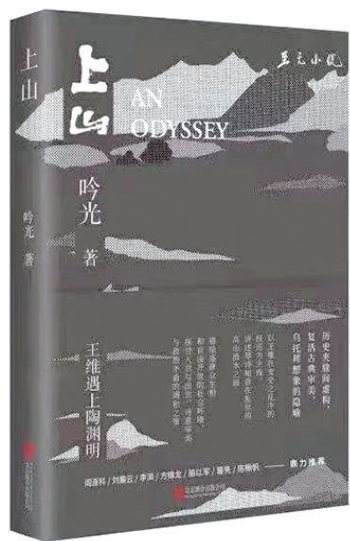


穿越历史迷雾的心灵隐喻

——读吟光长篇小说《上山》

江飞



《上山》

吟光 著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当现代“90后”女作家遇上古典诗人王维，会产生怎样奇妙的结果？我难以想象，甚至不敢想象，却充满期待。现在，吟光的这部名叫《上山》的小说已经呈现在我们面前，着实让人欣喜。黑白分明的封面，精致小巧的开本，却蕴藏着一个时代的风起云涌，盛衰更迭，铺陈了一群人的悲欢离合，命运抉择，与其把它看作是一部历史穿越小说或历史传记小说，不如把它看作是一部穿透历史迷雾的心灵隐喻，因为它不仅书写了一部“云起”的个人心灵史，更提供了一种古典审美介入现代生活的可能。

很显然，“云起”不是“王维”，正如“枯渊”不是“陶渊明”，鹿阳也不是“李白”，他们穿越历史而来，在同一时空相遇相知，惺惺相惜，于我们而言，他们都是经过化装之后的“熟悉的陌生人”。其实，我首先感兴趣的并非“王维遇上陶渊明”，而是作者对待

历史的态度。近些年来，网络上泥沙俱下的历史穿越小说，常常以爱情为主线，让主人公穿越到古代，然后利用自己现代人的思想和技术优势而谋权得势，甚至改造历史，多少带有一些历史虚无主义的色彩。事实上，一方面，历史从来都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，也从来都不是抽象的观念，而是一个个具体的生命在具体的时代情境中的心理和行动；另一方面，历史既是一面镜子，更是一团迷雾，漫漶不清的史料，波谲云诡的史实，都笼罩在历史人物的周围，形成暧昧不明的阻隔，让后人对古人的所思所行难以揣摩。而成长于网络时代并在媒体从业的“90后”作家吟光，接受的却是严肃文学的审美趣味和思想滋养，其过人之处正在于，有意重返历史现场，以王维在安史之乱的经历为主线，讲述琴诗知音在乱世的高山流水之谊，又以真实的诗文和想象的虚构缝合历史的罅隙，诗意盎然，虚实相生，尤其是以“了解之同情”，直面人物在特定历史情境中的个人抉择，重建古代知识分子跌宕起伏的人生轨迹和心理世界。

正因如此，《上山》的叙述重心并不在历史，也不在故事，而在人心，或者更准确地说，是主人公云起寻找“灵魂的安顿之所”，最终放下尘世执念而选择归隐的心路历程。如果说《水浒传》中的英雄好汉大都是被贪官污吏“逼上梁山”的话，那么，云起的“上山”尽管也有社会环境的影响，但根本上还是不断反躬自省、澄怀悟道的结果。宦海沉沉浮浮，人生起起落落，出身名门望族的云起，在一次

次官场争斗、战场血斗之中经受炼狱般的洗礼，其心灵在入世与出世、保全自我本性与承担士大夫责任之间经受着一次次的淬炼。“安史之乱”是小说着墨较多的一次淬炼，因为这是大唐王朝的历史拐点，是王维的命运拐点，也是云起等众人的拐点。一生为情所困的玉真公主选择誓死不降，以身殉国；幼麟、少陵选择追随逃亡的李家王朝，流落四方，而乐山选择了妥协投降，最终沦为阶下囚。为了解释王维在安史之乱中为何没有选择以死殉国，而是接受伪职，背负失节的骂名，小说家吟光不仅做了许多案头工夫，更深谙“贴着人物写”的叙事伦理，始终把王维当作一个现实场域中的活生生的“人”来写，写他为了不连累明月、阿栗等人而忍辱负重，为了保全旧臣家眷而忍垢偷生，写得合情合理，真切动人。

诚如福柯所言，“重要的不是故事讲述的年代，而是讲述故事的年代”，作者并不止于以抒情笔调勾画云起的心灵史，或是营造古典审美的幻象，更是以此介入现代生活，拯救人心。云起的一生，归根结底，是寻找“此心安处”（“心乡”）的一生，他左冲右突、无奈无力地仿佛与“无物之阵”搏斗，历经千转百回的彷徨、失落、纠结、悲苦，何尝不是现代知识分子现实困境与心灵危机的隐喻？他最终的选择——去除藩篱，回归自我，又何尝不是给现代生活中依然被“虚名浮利”“凡尘俗事”所困扰的人们以暗示？“治世之理想，一时一事业，不必执着；学问之功业，千秋万代，无他，以命殉之”。明月

以此劝慰云起以笔为剑、记录时代，作者吟光实则则以王国维此语来劝慰自己和今日世人，懂得放下，但又不要陷入虚空的深渊。作者始终如云起一般，左顾右盼，矛盾重重，却又决然地在心灵炼狱中杀出一条路来，阅读的曲折快意与心弦的同频共振也正由此而生。

小说最后，云起抛弃劫后余生获得的京城功名，上山而去，成为枯渊。“哪个朝代把百姓放在心上，那才真正值得归顺。若是遇上亲小人、远贤臣的君主，又何必非要侍奉呢”，尽管云起可以用枯渊这话来安慰自己，但放弃一直担负的责任而归隐山林、悟佛求道、洗心养身的结果是确定无疑的。“王维觉得他活来活去都是陶渊明的样子”，这也正是作者写作之初的预设。从庙堂之上退到江湖之远，从兼济天下退到独善其身，云起似乎并没有超越古典知识分子普遍遵循的人生路径和审美理想。事实上，历史上的王维并没有完全活成陶渊明的样子，而是始终半仕半隐，因为在他看来，陶渊明辞官归田是“一惭之不忍，而终身惭乎”。“上山容易下山难”，因此我更愿意看到云起最后活成苏轼的样子，为苍生立命，在俗世辗转，随遇而安，乐观旷达。对于现代读者来说，恐怕也很难找到一座可以安放身心的“东篱山”，惟一的选择可能是，解欲望束缚，与世俗和解，忍耐灵与肉的分离，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，在城市中坐看云起，关键在于努力修炼一颗“诗心”，因为“诗心在何处，东篱山便在何处”——这正是《上山》给我们的重要启示！

书香伴我行

孙功俊

从小我就特别喜欢看书，每年过年时亲戚和长辈们给的压岁钱，我都不舍得花，攒起来买小人书了。那时的孩子们，除了小人书几乎没什么读物，农村的书店本来书就少，偶尔来几本连环画，早被孩子们一抢而光。于是，谁有小人书，谁就成了孩子们追逐的对象。

记得有年春季，父亲和村里人到县城给生产队买耕牛，我恳求父亲抽空到新华书店给我买本《铁道游击队》的小人书。于是一整天，我都站在村口等父亲回来。晚上，我都睡下了，才听到吱呀的开门声，父亲回来了。我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，迎上去惴惴地问父亲，“书买了没？”父亲说回来时书店关了门，没买到。我听后委屈地坐到床上，眼泪一下流了出来。那年，我10岁。

小时候许多事，后来大抵都淡忘了，唯有此事一直清晰地印在我和父亲的记忆里。直到我中学毕业那年，父亲才跟我说，“那时我不懂，以为只是一本小人书，就没去给你买，回来

时书店没关门。”

上初中后，我最喜欢看自然观察类的散文，尤其是朱自清的散文《背影》《绿》《荷塘月色》。先生文章优美，清新淡雅，像一泓清泉流过我的心田。我如饥似渴地看了一遍又一遍，深深感悟先生字里行间流露出的真情厚意。

后来，我读作家史铁生的作品，感触很大。史铁生是令人敬佩的当代中国作家之一，二十一岁坐上轮椅后便再也下不来。后来得了尿毒症，需要通过透析来维持生命，直至生命终结，他一直在沉思生命、体察心灵，将生与死看得淡定和从容。

在我捧读《我与地坛》的日子里，那些催人落泪的语言，总是能帮我驱除浮躁，让心灵回归平静。我想，地坛也许是上天苦心的安排，只为等待史铁生的到来吧。史铁生也终不负所望，他用残缺的身体，通过写作说出了最为健全而丰满的思想。在《我的遥远的清平湾》《插队的故事》《病隙碎笔》《命若琴弦》等作品中，史铁

生遵循着自己的内心，苦苦追索人之为人的价值和光辉，坚定地向着存在的荒凉地带进发，坚定地与未明事物做斗争。这种勇气和执着，深深地唤起了我对自身所处境遇的警醒和鼓励。

在我外出打工的那些日子里，不管生活多繁琐，我都依然坚持每晚看几页书，这也成了我多年来一直未变的习惯。捧本心仪的书，与书中人物同喜同悲，情感跟随作者一起落落，一颗烦躁的心，穿越万丈红尘纷扰，渐渐地归于宁静。对我而言，看书没有什么功利目的。这种抛却负累的阅读，享受的是一种快意，领略的是一份乐趣。通过读书，我看到了一个深邃、宽广、不一样的世界。看书本来是件怡情养性的雅事，倘若功利性太强，弄得比田间劳作还累，就会事与愿违。循着自己的兴趣看，反而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。在人生的某一阶段，我会突然体会到它的益处。读书也许不是一个短期效应，而是一辈子受用的事，更是一种精神的追求。

很多时候，读书是为了自省。在外打工十几年，我每天奔波忙碌着，也不知道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么，时常有一种莫名的卑微感，使我陷入迷茫和忧虑中。而看书恰恰提供了一个审视自我的契机，这些岁月沉淀下来的文字照亮了我，让我摒弃干扰，洞见自性；使我懂得了敬畏与感恩、责任与承担。当我的时间越来越多地被阅读占领，我就越发觉得神清气爽、心地踏实。

人生路漫漫，书香伴我行。一路走来，我的人生，因为书香，才显得更加有色彩和情趣。

（作者系进城务工人员）

